**圆桌派第二季第13集**

**租房：谁的人生不是匆匆“租”客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周轶君、梁文道、许子东**

窦文涛：今天这个轶君委屈一点，只能是你当颜值担当了。

周轶君：没有。

许子东：这怎么叫委屈。

梁文道：你说这什么话呢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是说咱们仨在这儿委屈人家了。

周轶君：没有，我觉得我今天其实来，特别忐忑，就特别觉得你们三位，这个重量级人物，我这是被加持了今天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今天还真是有一种新娘的感觉。

周轶君：因为你们这个背景不是有点红，今天就感觉像怡红院，就干脆有人坐台了今天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窦文涛：我坐这儿就是丽春院，你坐这儿就是怡红院。

周轶君：那你们两位，就都是老人院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梁文道：你看这话说的。

周轶君：我们熟。

梁文道：对，老干葱了我们，这是看到了吧，我们。

窦文涛：对，许老师你最近有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感觉。

许子东：没有啊。

窦文涛：还整天跟年轻学生在一起是吧。

许子东：学生都是年轻的，永远年轻的。

梁文道：学生还能不年轻吗，真是。

许子东：我们有老人学生，我上课有，香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制度，一些老人他们申请说，你们课堂要是坐得下的话，给他们位子。

窦文涛：但是许老师你觉得，你现在还了解年轻学生们他们的心吗？

许子东：应该还行吧跟学生交往。

窦文涛：他们的生活压力你还能感受。

许子东：生活压力大，比我们那个时候压力大。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多强，大家的目标这么高。你比方说你以学校来讲，你进到香港的学校，他就已经觉得不那么成功了，进到哪一家，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名校什么，然后工作以后的前景，他们一算市面上那个房价，觉得他们一辈子都买不起房。

而且香港很简单，那男生买不起房，你老婆也讨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成文规定对不对？你没房谁跟你呢，所以那些年轻的学生，我想想他们压力比我们大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说啊，就我就说你说这个理想对吧，还是先看看住哪儿，这是最具体的。你说现在的像香港的有些这个大学生，我就发现在上四年大学，一年往外搬一个圈，就是因为房东年年涨房租。

周轶君：现在那种劏（tang一声）房，那个就是在香港劏房你们看过吗？我有个朋友他就是，他大学刚毕业，他找了份工作，然后因为想住的离那个地方近一点，他住在那个铜锣湾。

我一听，我说你住铜锣湾，你刚毕业不错啊，结果一去一看就是一间房间，大概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一间房间里面隔出4间，ABCD它都写着，而且它还那个装修，它里面能把所有的家具都变成是迷你的，就都转不过身来了，它还有一个洗手间在里面，还可以做饭，我觉得这怎么弄呢。

窦文涛：马桶旁边就是灶台。

周轶君：对，就跟监狱差不多。

许子东：基本上进门就上床。

周轶君：而且是。

窦文涛：下床就撒尿。

周轶君：对，我这个朋友他是单身，就是他自己住一间那样，房东一家说三代还住在另外一间，我说这怎么住这个。

窦文涛：就劏房这个词，我刚到香港有误解，我以为是屠宰。

许子东：以为是杀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以为，我以为是屠宰房。

梁文道：香港有这么多屠宰房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不是，但是文道那你说，它为什么叫左当又刀，这么一个字。

梁文道：劏就是切，广东话劏就是切，切开，你一个房间我把它切了，切成几个房间出来，所以叫做劏房。

许子东：所以你有这样的联想也正常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就像是切掉人的隐私，切掉人的尊严。人家的联合国现在都说了，谴责，就是香港的这种最恶劣的居住环境，20万人是住在这种。

梁文道：劏房。

窦文涛：劏房里面，就是说这是侵犯，就是说有伤人权尊严的。你可以看看，这就是香港的劏房吗？

梁文道：这是廉租房。

窦文涛：这是廉租房，你再往下看，这叫笼屋。

周轶君：这个是笼屋。

许子东：还专门拍过电影的。

窦文涛：笼民嘛，叫笼民，就是你再看下边，这是劏房吧。

梁文道：对，这是一种劏房了。

周轶君：那我见的比这个强点。

窦文涛：你再看下边，这就是。

梁文道：这是过去的九龙城寨。

窦文涛：九龙城寨，当年的九龙城寨，现在已经拆掉了。

梁文道：拆掉了，对。

窦文涛：九龙城寨你知道是一个在游戏里头见到的场景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它现在你知道这个贫民窟，现在也成了一种文艺范的东西。

许子东：没错。

窦文涛：就是日本的很多游戏里边，包括你现在看的很多电影，都拿九龙，当年香港的九龙城寨当成一个模板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真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地方，它就是当年就等于英国警察就是香港殖民时代，英国警察都不进去，它这一块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。

许子东：它属于清朝管，是福清朝管他是个非地。

窦文涛：它是个飞地，对，名义上讲大清朝还管着它，所以实际上就是个九反之地，就没有人管，而且里边这个违章，那就没有合章的。

许子东：人家就是符合清朝的法律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知道就是这个里头，他们说很多小孩儿对吧，包括甚至说周星驰他们，什么当年都有这种生活经验。

你大白天在里面哪，是开路灯的，是黑夜，就它这个密密层层的违建，然后它到处滴答水，但是这个里边自成生态，这个里边有工厂，有医生，还出产产品，有妓女，有这个种种的企业，小的厂家企业，而且还有一种，因为他们只有自助，只有互助，互助组织，里边还有黑道，是那么一个。

梁文道：还可以吸毒。

窦文涛：就那么一个地方。

梁文道：还可以看脱衣舞。

许子东：现在拆掉了。

梁文道：早就拆了，早没有了，你们都没去过吧，但不应该全拆，因为我们当时就认为，这片地方有它的文化价值，甚至建筑价值，因为后来很多建筑学者都在慨叹很可惜，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后现代建筑奇迹。

许子东：你可以把人，人搬走一部分。

梁文道：人搬走，因为它那个地方简直是天然的游乐场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你比如说我上一座楼，首先满街巷里面，楼梯里面都是电线，水管啪啪搭来搭去，随便乱搭的嘛，然后跟着你上一个楼，走楼梯走到10楼，没有电梯。

然后忽然之间，这10楼有个小小的一个管道，那个管道原来是一个天桥，是通到另一座楼的。然后另一座楼你一上去居然是13楼，这边10楼那边怎么会13楼，因为它高矮太不一样。然后这你想想看，像个立体的科幻小说里面那样的城市，像蚁巢一样。

窦文涛：对，别人的痛苦成了另一些人的美感。我发现因为许老师是一个算账狂，我觉得这个海派文化的精明在你身上有体现，他特别，而且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说他们过去有人跟我讲，说是上海人有一个特点，后来我在许老师身上看到，就是说他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

就是他精打细算之后，他觉得他得意，他也你像北方这个土豪，他爱吹嘘的就是这东西，多少钱猜猜，十万，你侮辱我这100万 ，这是，是吧？但是你看许老师经常跟我聊的时候，你看，我用的这种墙的涂料是吧，本来都是几千五千块钱，你看我在哪儿呢？我找到了4000块钱的。你看，他觉得，你看，他为自己的。

梁文道：这不是挺正确的吗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把账算得特清楚，他很得意。

许子东：虽然你这个细节是编出来的，我也没叫你看过涂料，但是他指出了一个真的很重要，很…，怎么来说很尖锐的问题，的确是这样，上海人呢也不单是上海人，你哪怕是国外很多人都是这样。就是说他会以我同样这点钱买到了一个好的东西，他会来为这个事情感到骄傲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许子东：而也不单是北方人，就是中国大陆的有一些人，就觉得我要，我觉得这个里边是什么，我觉得那个前一种是一个打工的，就是是一个我如果是一个打工，是一个经理的话，我要怎么显示我的工作成就呢，就是我们有1000万的投资，但是我们做到了什么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

好，你说的那个北方，你说的那个显阔的那种，那是老板，老板呢最重要的不是精，就是要给你们知道我派头大，让你摸不准，什么东西我很便宜，来一最贵的你知道吧？

那是一个老板心理，上海人，所以余秋雨说过，上海人最高的只是打工，没有做老板的心理。但是我再接一句，张爱玲当初说过一句话，她的理想吧，最有名的，我要比林语堂还要有名，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，我要周游海外世界，我要在上海有套房子。

窦文涛：所以。

许子东：但是到她晚年的时候，台湾的传媒跟她说，你姑姑快去世了，她一辈子最好的。他说你回一次上海，所有费用都我们给，张爱玲据说是电话沉默了好几分钟之后说，这个世界我没去过的地方太多了，去过的地方我就不去了，始终在上海没有任何的财产。

窦文涛：所以文人都是吹，但是许老师你既然这么能精打细算，我就是说我请你为咱们。

许子东：我这怎么叫精打细算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你会算嘛，我生活里很多时候我都问许老师，我发现他就算的我心里觉得特妥贴，就是这钱花的。

许子东：就是他买一个车嘛，其他也没什么。

窦文涛：一点儿都不会浪费，而且是样样都是好，所以我请你跟现在的年轻人。

许子东：但与此同时我自己却是浪费的，买车的事情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说你们文人就剩下吹嘛，给别人出主意。就像咱们那天说的，就是说年轻人特别是生活在北上广深香，再加上香港。你说他们现在的这个矛盾，这个居住吧，租房子租金也是那么贵，堪堪都要觉得在这个城市都住不下去，收入又那么有限，但离买房子的距离又那么远。

如果是你，你觉得他们该怎么选择？是苦巴苦熬，你知道香港那种，前一阵拍了个纪录片，我就跟你们讲过嘛，说这个人就是说啊，他一个星期两三天不吃饭，就是喝一碗汤。他到了这个一个程度，但是他的骄傲在于他说，我省下我的钱来付得起首付。

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房子何价，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种联合国认为你有辱人格尊严的程度。他是这样去打拼，去攒出一套房子，为了结婚，为了什么，还是说像诗和远方是吧，咱就租了，还是就这么就不打算买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

许子东：要是你有钱的话，你就去买；但是要是困难的话，你就应该租。

而且这里边最大的标准，就是你要让自己目前的生活，尽可能地好，要不是的话，你买了房子，把你的青春都赔上去了，你把你二十几岁的，正是最无价的东西（赔上去了）。

你要是为了买房，二十几岁的整个生活方式扭曲了，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去做了，这个比房子的代价，真是太大了，千万不能这样做。

梁文道：我完全同意，我觉得今天中国，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很多年轻人，（为了买房），牺牲自己日常生活素质。首先我我是一个学佛的人，我们觉得人生无常，现在这五年我死熬赖熬，熬到一笔首付，（但是）我不知道五年后我会怎么样，（这是）无常的。

窦文涛：但不管怎么样，五年后我有一套房子，我是不是安心呢？

梁文道：你不一定活得到五年后。（有可能）你这五年活的都很累，很痛苦，在你快要买得起一套房的时候，你绝症了。

许子东：而且房价的上升也不是永久的，特别是，假如你为了这个事情，你本来不愿意去做的事情，你都去做，你本来不愿意拍的马屁，你都去拍，你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，就是中国的年轻人被房子绑死之后，就什么事情都不敢做，不敢想了。

窦文涛：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买不起房，即便是租房子，租不到自己满意的居住环境，租的很窄小，住的很不舒服。但是，我的工作在北上广，对我很重要，我如果回到我的家乡，可能整个的发展水平，我就没法接受，那么我该怎么办呢？

周轶君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，看你有多少钱，还有你是什么年纪。刚刚说联合国的这个规定，不管是租房，还是买房还房贷，只要这个之处是在你收入的三分之一以内，还是合理的；超出三分之一，要吃糠咽菜喝汤了，那个确实是扭曲的。

租房还是买房，我觉得还有年纪的原因，比如像我，如果现在我没孩子的话，我也能想想诗和远方，我随便搬，我觉得确实你有时候租的房子，能去一个地点是你买不起的对吧，是外一种生活。

但你只要有了孩子呢，你基本是不太好搬家了，因为搬家一次，对小孩子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，他有种被抛弃的感觉的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周轶君：是的，我们家孩子就很明显。

窦文涛：搬家对孩子心理上。

周轶君：原来以为是两岁之前的小孩，可能没什么记忆，也不懂得什么友谊跟熟人，完全不是，我搬了一次家对我女儿伤害特别大，她就老想回去那个旧的地方，就是搬了已经有一年多了，成天都念叨要回去，伤害很大，就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了现在。

然后呢，我就想说的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可以拿来用，或者说你干脆就超出了你这个三分之一了，你也就甭想了。那么你还没孩子的时候，你就尽情造吧。你想租，你想干吗就租吧，就搬呗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体验不同的生活。

许子东：租房跟买房，还有一个区别很重要，对你的人生来讲，我们上次讲一个结婚，一个是交朋友的。其实很现实的来讲，当你买房的时候，你要考虑它的很多缺点，你要把这个房子的各种各样的缺点，尤其是二手的房的时候，漏不漏水，进不进雨，增值的情况怎么样？就是你要很现实的考虑很多缺点。

但你租房的时候，你看的就是优点，你就先看它的景漂亮吗，装修好吗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些事情你要它可靠，你就是看最坏是怎么样，绳子，那个按杨绛的说法，绳子就是看它最不牢靠的是哪一段，就是那我否则的话，有那段细的那个绳子我不能要，对不对？这是买房。租房呢，这是人生的态度，真的是比较浪漫，比较现实。

梁文道：我完全同意，这个就相当于，因为我生活比较特别，我一年大部分时间是住酒店，是住不同酒店。

窦文涛：情人酒店，开玩笑。

梁文道：也可以，但是问题是，住酒店的人，我不会考虑这个地方，这房子子结不结实，漏不漏水，这附近学区怎么样，你不会考虑这些。

我考虑的是什么，这个酒店舒不舒服，漂不漂亮，摩不摩登，交通方便不方便，你考虑的是这些事，所以当如果我们把租房，理解为一种比较长期的住酒店。

周轶君：生活方式。

梁文道：那你的想象就是不一样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人生，它不是匆匆过客，是匆匆“租客”，是吧。而且我觉得我是最贪的，你们说的，我都想要。

就是你比如说文道说的，我跟他一样，我曾经说我就是四海为家，今天晚上我住在哪个酒店，这个酒店房间也是我的家，甚至我还带着香，我还得把它布置布置，这就是今天晚上我的家。

在漫长的人生之旅当中，可能这是最后一晚，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所以我有这个观念。

许子东：看到不顺眼的东西，这一晚就很难过了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对啊，就我今天晚上不管是，住在谁家，都是我的家，就是都要好好。

梁文道：不管是谁的床，都是我的床。

许子东：最重要的是这个床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在许老师那床上都借住过呢，您忘了吗，在香港。

许子东：没有。

梁文道：吓一跳。

窦文涛：就是都是我的，就是不管是谁的床。

许子东：我怎么不记得。

梁文道：不管是谁，也都是我的人，是吧？（笑）

窦文涛：因为许老师可能是不是招待人太多了，然后呢， 这是一方面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，我有诗和远方的时候，我又想到，我在香港有个房。我觉得那个感觉，真的就像是远航的轮船，它有锚，大树千尺，它有了根。

梁文道：在家总有人念着你，是吧？

周轶君：有个恒产。

窦文涛：有个恒产。

许子东：不是说仁义的喜欢山，聪明的喜欢水。

周轶君：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吗？

许子东：其实呢，你刚才讲得，这个两者都要，就是等于你要个房子，背山面水，山是稳定，水是变化。

窦文涛：这基本上是祖坟的标准，背山面水，风水好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对吧。

许子东：乐山大佛。

窦文涛：所以为什么祖坟在那儿，那儿就不动了。

梁文道：对，不止要买房，还得先买好个阴宅是吧。

许子东：不动，但是前面水在动，这个很重要，要不然你对着个山洞你就是座山雕了。

窦文涛：不动产，我跟你说正是因为人生的多变，所以我们才老是希望有不动的东西，似乎心里有个安稳。

周轶君：玛丽莲·梦露有很多“名言”，我倒真希望是她说的，她“说”过一句话，你可以拥有一切，但不能同时拥有。你拥有自由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没房，你没产；你有产的时候，你又为它所累，但是你心安。就是真的你可以拥有一切，但是不同的时间。

许子东：我问一下，钱钟书提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假如现在有一盘水果，你很喜欢吃的，没有人跟你抢，你是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开始吃，假定大的是好吃的，小的相对差一点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许老师，我40岁之前先挑小的，先挑烂的吃，最后吃好的；但是我40岁之后，一直到现在一拿就拿最好的。

周轶君：有花堪折直须折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对，先吃了最好的再说。

许子东：这就是租房跟买房的区别。

梁文道：一样的，对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就我总觉得年轻人存那么多钱去买房，你其实。

许子东：牺牲了青春。

梁文道：而且赌博，你在赌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也赌了，就是我现在牺牲这么多年，将来那个回报会很好，但是我常常觉得全世界的房市，不是一个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市场，就是太多的风险，太多的变数，尤其今天中国房价涨的这么厉害的情况底下，它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子，这是一个。

周轶君：还有什么东西的成本能比青春更贵呢？

梁文道：对啊，你比如说我那么年轻的人，然后我天天看在办公室里面，为了我未来五年或许会有的房子，然后今天看到老板，老板我给你擦擦鞋，老板您屁股脏吗？我干吗过这样的人生呢？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个佛教里有一个词，就是形容咱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，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？堪忍哪，我有时候经常觉得就是说人特别是中国人，我们能忍受的这个居住环境，能到一个什么程度。

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来着？亭子间、亭子间，香港的这个劏房，还有这个北京也有，你知道就是。

许子东：八道弯就是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，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，就是很大的。

梁文道：很不错的院子。

许子东：我们跑去那里看，打满了避震棚，打满了小房间，窜来窜去，然后那个带我去的鲁博的一个副馆长，就我问他，我说住了多少人家，他说数水电表，我们出来以后一看，39个电表，然后一膀爷出来，你们来收房子的吗？看中了没有？

以为我们，真是大家感情不一样，房子本来要卖给台湾人了，要造了，住着一个周作人的老保姆，周作人的老保姆还住在那里，写信给政协，说这个是应该是保留的，鲁迅跟周作人的故居，膀爷有膀爷的利益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们在这里做了多少年了，你们赶快拆了给我们安置。

窦文涛：好不容易盼到拆迁了。

许子东：可是从文化人的角度来讲，你要把鲁迅、周作人这个八道弯的旧居拆掉，那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39个火表。

窦文涛：你讲。

周轶君：没有，其实我就说，其实还是在考虑就是我们这一副皮囊，其实你要多大的空间来去安放你刚刚说的堪忍，能忍到什么程度，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，我故意去住了一个胶囊酒店。

窦文涛：日本的胶囊。

周轶君：对，它那个其实弄的很现代的，因为我去看看，我觉得它倒是让我思考，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就一个床，你进去，而且但它那个装修是很就很简约，很现代。

许子东：美丽的棺材嘛。

周轶君：你就有一个地方，方便可以插手机，插什么那些，其实你也不要太多，但就是去洗澡比较麻烦。这个东西我就发现，就你刚才说的那种邻里关系，你觉得是那种，好像大家一个community ，一个社区，我是经历过的，就我小时候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像你说的这个三张床，但是大家在那里面住着。

梁文道：也够窄。

周轶君：都没有隐私，就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，是够住的。但是就是说，就是你没有什么饮食的。

许子东：没有什么人是厨卫独用的。

周轶君：我可以说那里有很好的回忆， 那时候大家去乘凉了，这样的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你没有隐私的生活，就是很烦的。邻里之间吵架的这种太多了，就相互探听一下，就是都没有那么玫瑰色彩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没有隐私，我当年刚分配到广东电台的时候，一个月工资99块钱，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是单位里头分配给你的单身宿舍，我们那叫单身宿舍，他不是租，那单身宿舍，我第一次住的是个地下室，那里边白天，不是，从早到晚在滴水，墙都是朝的。

然后呢，就那么不到10平米吧，我看，我们拿那个纸皮箱字隔开的三个上下铺，我左边是一对夫妻，老公也是我们的主持人，也是个调情的，调钢琴的，调琴师。

梁文道：我说什么主持人，是专门调情。

窦文涛：他们夫妻俩在这么一个地方还摆着个钢琴，他整天都在这儿调钢琴，然后我右边也是住着一个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美声的一哥们儿，我就住在中间。你听，基本上维也纳的感觉。

梁文道：这享受啊。

窦文涛：如果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维也纳，这家伙那边叮叮当当、叮叮当当，就那样。

许子东：艺术细胞就这么熏陶出来的，就那样，后来还都找了女朋友，就等于是三对，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。那真叫鸡犬之声相闻，当然就是也伴以非常高雅的，一会儿那边就起来了。

后来呢我又到了，给我们换了一个地儿，就是劏房，其实也是一种劏房，一间房子劈两半，倒是有墙了，就是7平方米，你知道那个时候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地板革，连地板，因为你租的房子就不会好好弄，就最便宜的那种地板革胶的地板革。

广州那个夏天又热又潮，你知道我们那有的这个陕西的同事，他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脚臭，不太爱洗脚，他老到我那儿串门儿，有一次呢，他聊完。

周轶君：你到现在还熏香是吧。

窦文涛：聊完天人走了，然后我说怎么屋里这么臭呢。

许子东：余香仍在。

梁文道：余香袅袅。

窦文涛：于是我找那个痕迹，最后我发现呢，我侧着看，我侧着看那个灯光映出来，我说真是这个印记宛在，他那个脚印儿啊印在那个地板革上，因为它有点儿潮，然后我就凑过去，这就是臭源。

许子东：莫名其妙。

窦文涛：当时每家，你看这种到最后都会经常闹矛盾，就是所有人的女朋友都在打架，为什么呢？当然这也有点男尊女卑了，就常常女朋友做饭，对吧？就是都在摆在楼道，都摆在楼道，你像文道说的那当然很亲切，你拿我个酱油瓶子，我拿你个醋。但是呢可能有一天就是，你干嘛拿我酱油瓶子不还我，就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。

许子东：你们开成忆苦思甜会了。

窦文涛：那不就堪忍吗。

梁文道：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对于租房的某种的不快，尤其是在大陆上这么多年轻人，现在想想自己租房挺可怜的。除了说租房条件不好，然后慨叹自己不定下来之外，更重要就是嫌弃，对，居无定所。

居无定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觉得这房子不是你的，可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是中国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。

许子东：要想要自己的房子。

梁文道：对，因为你在欧洲的话，比如说像在瑞士，像在德国，大半人都是租房，而且他不是说居无定居无定所，他就长租，租了30年，他还长住那儿。

周轶君：你不要说瑞士，瑞士但是它的买房政策是很特别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真的很让人就是受不了，就是它买房，你是不用还本金的，只要给银行还利息就可以了。

因为他们的银行里面汇集了全世界，什么人都往那里放钱，你知道吗？它不需要你给他还那个本金你只要还利息。

许子东：像德国把房价一直严格控制，所以你买房你没得增值的，今天中国香港的房子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买，不断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投资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你说什么中介，你现在就是说，这辈子唯一没骗过你的人，就是房产中介，让当年让你买都没买。

许子东：现在我们那些朋友要忆苦思甜，要感慨今天，今天的生活好了，多数人会选择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小时候用多少厕所，你现在有多少厕所，你明白吗？你小时候我们一算，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可能三四家人家在用一个，人口加上去20个人。

那你用一个洗手间就是二十分之一，这已经算好了，你有抽水马桶，那有的是用那种木的马桶，你知道在上海。

窦文涛：这么高级，你去倒倒看。那现在有的人有有几处房子，每一处有三个洗手间加起来，他可能有10个、12个洗手间，那过去二十分之一，增加一百倍。

周轶君：香港是算你有几面下床，就说你这个床是三面下床还是两面下床，还是你只有一面下床，来衡量你居住空间大不大。

许子东：三面是很奢侈的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。

周轶君：你四面吧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香港人，我觉得香港人就一直没脱贫过，从居住面积的角度，香港人某种程度上个个都是千万富翁，对吧，但是你的那个房子就透着一股穷酸气，为什么呢？我去香港看过它那个豪宅，什么顶级豪宅，几千尺的豪宅，你一看吧，它也是给穷人住的呀，这个几千尺、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恨不能分20个房子。

就像你说的，对，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，恨不得十几个洗手间，它就是为了这家人，一人住这么一点点仍然是。

许子东：它洗手间多，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。

梁文道：我都比较过，你在伦敦就是最近烧大火，那个切尔西那个区，香港这边一套房子。

许子东：很贵的。

梁文道：对啊，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比香港大的多的房子，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事件，恰好就看到，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，你们说伦敦大火这个楼里面，这是一个廉租房，里面全是租客，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，对不对，切尔西？

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，然后你就只有这么座是一个廉租房，然后那就是一些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，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才去住那儿，然后住在那儿就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，就给你省钱，就搞成这样。

就我觉得所谓的租房的悲哀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，就是当你这个城市你要靠房产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，像伦敦、香港、纽约这种城市，在这种情况下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，租金也在越来越贵，你也越来越租不起。那相比之下，在这个北上广，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套房子，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财富。

现在甭聊什么该不该买房了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你看像你们说的，很多外国人，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咱们那个晓松兄，高晓松，什么诗和远方是吧，别要那个，高晓松一见我，就是说你活得这么苦，就是因为老要买那个大房子，买完了房子干嘛呢，什么诗和远方。

可后来我琢磨，那也就是高晓松吧，就是说要换了我，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，为什么我们老梦想要拥有一套房子，为什么我老，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，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甭想我先有个房子，我再诗和远方吧，我的感觉是我有了房子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。

而我的诗和远方，它不是我365天的生活常态，你知道，你在外边晃完了，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觉得有一种叶落归根呢？或者是我这岁数不能跟叶落归根，好像还是觉得有一个安心的。

许子东：中国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东西很复杂，它一方面就是完全引进了香港这种卖地皮，抬高房价，发展商，都是香港那些发展商那套游戏规则。

但另一方面，中国大城市里边拥有房子的比例远高于香港，可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的。只要你是原来是这个城市的居民，我到西安去问过，我到上海去问过，原来这个城市户口的人，80%、90%都有，好好坏坏，都有这个房子，另外他们最差的房子。

比方说我们大学里那些助教，当初分了很小的一套房子，他们现在跑来跟我说，我这个房子五万一平了，就是说虽然其实也很小，但是他心理上就觉得，我好像也有几百万。

梁文道：就像有产阶级了是吧？但是问题是你再过20年，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。就是你们那些叫做早上岸的，你就永远在岸上了，这些还没上车的这些年轻人，他就永远在赶这个末班车，怕赶不上。可是回过头来再想，我觉得有时候，你可以想象放开一点。

就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，他买了一套房，他就是说，他原来他跟我一样是觉得不该买房的，他本来也说我要游遍世界、诗和远方，他梦想有一天他迟早要去游览世界，如何如何。但是后来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，存了一笔钱，买了房子，还不错，100多平方，在香港，那就是豪宅面积了。

我问他那个房子多少钱，他给了我一个数字，你这笔你现在是预备干吗，他说要老了，还是得有个地方，我就帮他算了一下。

许子东：就一直可以租下去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他可以找，他不是要游览世界吗，有这么一种豪华游轮，整艘船不超过500人，住的都是一些退休老人、富太太什么的。

你现在用买这个房子的钱，如果付给这个游轮公司，你可以在这个游轮上住40年，游览世界，船上还有医疗设施什么的，全部都包。

许子东：等于是移动疗养院。

窦文涛：但是40年，有没有概率碰到泰坦尼克号？

周轶君：你看我们对这种漂泊不定的东西，总是觉得不安全。

梁文道：你们就还是不能诗和远方嘛。

许子东：从数字上来讲，你卖掉现在的一个好房子的话，不要讲坐船，你可以租很好的酒店，在全世界租房，到你的毕生……

梁文道：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。

周轶君：但是你不太可能，你的东西怎么办呢？

梁文道：没那么多东西是必须要的。

窦文涛：我研究历史，我得出这个结论，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，当然个别的还有，但是人类为什么要（定居），你们想过吗？要是游牧好使现在怎么都不游牧了呢，为什么整个的大趋势是偏向于定居了呢？

许子东：从住一个房子，到全世界住旅馆，本身我是倾向于后者的。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房子它在翻倍。过了10年，你旅行到一半，它500万的房子变成1000万了。这个旅行的人，他的钱就只剩一半了。所以这个增值是一个大问题。

窦文涛：咱们吴晓波老师，这财经专家，我那天看他一个演讲，他就现在演讲都气势汹汹的，就是说出一些金句来，就是说他说你为什么努力奋斗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肯借钱买房，就是他那意思就是你早就应给借钱买房。

然后就是说他说我认为，你负债率，中国人不爱欠债，你看美国人就花未来钱，中国人不爱借钱，他说但是你要应该有新的理财观念。我认为一个人正常情况下，你可以有50%到70%的负债率，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向银行借钱然后买房子，然后买了房子呢，假如你付完全款以后，你再用这个房子做抵押，然后再去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。我听这个感觉很有意思。

周轶君：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就我朋友当中，什么这个诗和远方都是那些在写诗的人，在做文化的人是有了一套房子，他们才真正自由了。

许子东：可能一般不止一套房子。

周轶君：不，我问的有的就是就在北京的，就问他们，他们也是做新闻的，或者是就写文章那些人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不是有一个35岁现象吗，都是做不下去了。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工作，我说那你靠什么活啊平常，北京有一套房，我说北京有一套房，那我就不用租房，不用交房租，他说其他的生活费其实都没那么贵，我怎么着都能活下去了，其实现在，其实是你有一套房才可以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诗和远方，咱们知道咱们都认识一个作家，香港的作家朋友陈冠忠是吧？这个陈冠忠上次来做咱们节目，跟我说，他现在在北京长住写小说，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到今天，他在北京花的钱是什么钱？他当年为了跟女朋友结婚，在香港好像太古广场附近买了一套房子。

许子东：太古城吧，太古广场可是厉害了，太古广场的金钟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太古城买了一套房子，结果买了这个房子呢，女朋友又放他鸽子了，所以觉得本来挺倒霉的，可是他后来他说，我就是靠卖了这套房子，一直我在北京不用干别的，就是靠这套房子的，一直在北京维持我的生活，才有诗和小说，一直在创作。

许子东：你这样再说下去，那些租房的人不是更郁闷吗？

梁文道：我一点都不觉得郁闷，我觉得恰恰是你们都还不够远方，就是你如果你是想着留在北京，觉得我有套房子，于是我生活很自由，我生活稳定，你不一定要住在北京，我是随时预备可以去里斯本，里约热内卢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不是什么通州，什么是顺义？

梁文道：也可以，那对我而言，整个世界都是我。

窦文涛：能够去的地方，我也想去。

梁文道：就干吗大家视野那么狭窄呢。

周轶君：我上海那个时候有试过，说是在郊区一点的地方，用一些什么商住房，什么让外地人可以在那里买，可以住，想分解一下这个就是市中心的这种很拥挤的程度。

盖完以后就发现，你看它这个交通的规律就不行，它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叫潮汐房，就是说像潮汐一样，这个人在白天就出去，晚上才回去，都是在睡觉的，还是在市中心，对。

许子东：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包括在香港大部分人他是如果买得起房，他就买房，暂时买不起，像梁文道这样的例外了，暂时买不起的时候他租房，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我们撇开经济原因不讲，我有钱，但是你选择买房还是选择租房，你明白吗？我租房我还可以换，买房就是结婚呢，租房就是交朋友。

周轶君：买房还可以租出去。

窦文涛：那你老换着租房，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呢？

许子东：那没有，每次都很认真的。

梁文道：我也觉得这样挺自由的，而且我真的是。

周轶君：香港你可能说你们签合约了，相对来说，租客还是有保护的。在国外很多人他可以不断租房，也是因为他们的政策，对租客的保护特别高。他不会随便就赶你走，这边它有一个不安全感，有时候就是说。

许子东：美国是租客厉害，租客不走，业主没办法。

周轶君：对的对的，我那一次跟那几个朋友聊的时候，就是说到他们在北京有套房那些文人，我们那时候正好在澳门就参观，你知道有一个叫郑家大屋、郑观应，有一个写那个《盛世危言》。

他那个时候呢，他一开始是在上海做买办，学英文这样那样，最后也是弄得一无所有了。但是回到老宅有一套房子，所以可以写出皇上都要批的《盛世危言》，看国外最先进的思想制度等等，他写了一套书。所以我们看了之后，大家都说，文人，最关键还是得有套房。

窦文涛：真的。

梁文道：但是看你房子在哪儿嘛，比如说我去意大利、去西耶那，我算了一下，我住在以前但丁他们家旁边那个房子…

许子东：比刘嘉玲怎么样？

梁文道：这你香港（买）一套三四百呎的房子（的钱），我在（但丁家隔壁）可以买一个小庄园，我为什么不去那儿住？

许子东：去欧洲看地产，真是气死人。

梁文道：对啊，我就常常因为这个理由，就觉得我干吗在香港买房？

周轶君：我想问，那你为什么还没有下定决心走呢？

梁文道：我随时可以走，我不是下不了决心不走，我觉得当然下得了，我要如果说明天有人跟我说，文道你以后节目也别做了，那我就收拾包袱我就去了，对我来讲完全不是问题。

窦文涛：他才是那个诗和远方，你比如你说的这个，香港有一对明星夫妇，我就不说人名了，不是没钱，两口子每年都能挣上千万美元，但两口子就是立誓租房。

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样，好，我要是靠租房为生，今天我可以租达芬奇曾经住过的房子，明天我可以租谁谁谁拉菲尔住过的房子，他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可是我老觉得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，我总觉得得有个自己的地方，租的房子，我租房生涯长达20年，我从来没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地方，我不能获得这种感觉。

许子东：你以为你现在买的房子是你的地方，其实那个是70年产权，你也是租房。

窦文涛：国家会有安排……

梁文道：国家会有安排的，对，会有妥善的安排的。

窦文涛：国家会保护我们的，国家都说了嘛，好像上次说70年之后就是。

许子东：讲了好几条可以延续，这个不附带条件。

窦文涛：放心，相信国家，相信国家会有安排的，来。

END